

名家析名著丛书

张玉书 主编



海涅
名作欣赏

中国和平出版社

Heinrich Heine

072

· 名家析名著丛书 ·

海 涅

名作欣赏

张玉书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涅名作欣赏/张玉书主编.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5. 4
(名家析名著丛书)

ISBN 7—80101—527—4

ISBN 7—80101—691—2

I. 海… I. 张… II. ①诗歌-鉴赏-德国-近代②海涅, H.-诗歌-鉴赏 N. I 51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9907 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电脑排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华北地质勘察局 517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 印数 1—5000 册

(精) 定价: 25.00 元

(平) 定价: 19.00 元

序言：海涅的时代和海涅的道路 张玉书

海涅毕生追求一个合理的人道的社会，为此他献出了全部精力，全部心血和聪明才智，为此他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谁也不是天生的战士，是环境决定了一个人发展的过程，走过的道路。他的出生，他的教育，他的时代，他的环境，决定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他的秉赋、才具、性格也同时起着重要作用。

1797年12月13日海涅出生在杜塞尔多夫一个名叫参孙·海涅的犹太商人的家里。排犹主义在德国有着长久的历史，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对犹太人的轻蔑和嫌弃，相当根深蒂固，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海涅生性敏感，怎么可能感觉不到犹太人受歧视的状况。

在他出生前八年，爆发了震惊全欧的法国大革命。在他九岁的时候，拿破仑的大军就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带到海涅的故乡。在耶拿一战，拿破仑打败了普鲁士的军队，然后进军柏林，迫使普鲁士国王订立城下之盟，从此莱茵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犹太人欢欣鼓舞，庆祝解放，然而这只是连阴天出现的一瞬间的灿烂阳光，不久又阴霾满天，乌云密布。拿破仑兵败后，人民大众在王政复辟时期，再度受到压迫，而压在最底层的，自然

又是犹太人。法国大革命为犹太人展现的美好远景又成海市蜃楼，1824年8月18日德意志联邦议会通过议案，禁止犹太人担任大学教授。这一条就可以说明犹太人受到的歧视，其待遇不同于一般德国人。

在海涅家里，母亲蓓蒂·海涅是全家的灵魂。这位思想开明、性格务实的女性为儿子设想的锦绣前程是参加拿破仑的革命军队。这是当时许多青年人都梦寐以求的美好前程。在革命军队里，没有门第血统的偏见，只要英勇善战，军功卓著，便能平步青云。1815年拿破仑兵败，遭到流放，粉碎了这个诱人的美梦。根据海涅的回忆，他母亲为他设计的第二个美好前程乃是经商致富。1816年海涅前往汉堡投奔他那百万富翁的叔父所罗门·海涅，他叔父资助他创办了一家哈利·海涅公司。不幸的是，海涅志不在此，尽管他母亲最不喜欢他舞文弄墨，看见他读小说，就把他手里的书夺走，可是儿子偏偏只爱文学。1817年他便以西·弗洛伊特荷尔特·里森哈尔夫的笔名（这是用杜塞尔多夫，哈利，海涅三个字的字母重新组合而成的）发表诗歌，变成小有名气的诗人，而他的哈利·海涅公司则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他先后对两位堂妹阿玛利娅和黛勒丝的热恋也都以失败告终。商场和情场都是战场，只有强者才能获胜。一个经商失败的男子，即便是旷世奇才，也只会受到人们的无情讪笑。富家千金本来就不具备识英雄的慧眼，或者说她们眼里的英雄本来就不是不名一文的诗人，不论这位诗人如何才气横溢。

这段恋爱经历，使诗人写下了一系列动人的情诗，而这不幸的无望的爱情又决定了他的情诗具有特殊的苦涩。

哈利·海涅公司的倒闭标志着海涅的母亲在他叔父的支持下为他设计的第二条通向锦绣前程的道路已经堵死，于是另谋前途，学习法律。

1819年海涅得到叔父的资助，到波恩大学注册上学。从1819年到1825年海涅先后在波恩、哥丁根、柏林学习，1825年7月20日在哥丁根大学通过论文答辩，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可是这位学习法律的学生在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受教于奥·威·施莱格尔和黑格尔这样著名的学者。海涅在诗歌创作方面得益于他的老师施莱格尔甚多，而他在柏林大学听的黑格尔哲学讲座，使他在哲学方面有着坚实的功底，为他今后的哲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他获得了许多社会知识，拓宽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使得这位作为抒情诗人登上文坛的青年，逐步作为战士，为人类解放而英勇奋战。他应友人的邀请，在1822年8月至9月游历了波兰，写了《论波兰》一文，对波兰农民受到的残酷剥削表示极大的义愤，对于这个被异族欺凌的民族表示深切的同情。他在柏林写的《柏林信札》纵谈他在普鲁士的首都的观感，揭露上层社会的伪善骄矜，指出排犹主义的暗流。他在北海浴场看到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在汉诺威、哥丁根看到贵族的倨傲专横。这些散文作品一扫爱情诗的脂粉气，显示出海涅站在受压迫民众的立场上，对社会问题极为关注，正像他在《北海集》第三篇中所说的：

“我的祖先并不属于狩猎者之列，而属于被猎者之类。叫我现在在开枪射击我祖先当年伙伴们的后裔，那我周身血液都奋起反抗。凭我经验得知，围猎之时，叫我射杀猎人倒比猎取动物更为容易，这些猎人巴望把人也当作猎物的时代能够再来。”

而在这类散文的基础上，海涅在1826年发表了他的《游记》第一卷《哈尔兹游记》，记载他在1824年9、10月徒步漫游哈尔兹山的情景。这部作品说是游记，实际上是海涅借题发挥，畅谈观感的记录。这部游记一出版，便因内容的新颖、语言的优美、观点的犀利而引人注目，受人欢迎。它的成功使得海涅的创作发生

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决定停止写诗，专写散文，把过去发表的诗歌加以筛选，汇编成《诗歌集》，就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

“《诗歌集》不过是我写的那些人们熟悉的诗歌的总集而已。我已经通过书商从汉堡把这本书寄给你了。这本书装璜得奇美无比，就像一艘无害的商船一样，在第二卷《游记》的护送之下，扬起风帆，平平静静地驶入遗忘的海洋。《游记》则是一艘战舰，船上安装了许多门大炮，将使全世界大吃一惊，很不高兴。第三卷的装备还要更加可怕，我已经为它发明了一种崭新的火药。它不得像第二卷那样装载那么多压舱货。……”（致摩西·摩色尔信 1827 年 10 月 30 日）

发表于 1827 年的《诗歌集》，奠定了海涅的世界声誉。有的学者认为，单凭《诗歌集》海涅就可以在巴尔拿斯山上获得一席之地。海涅编选这部集子，煞费苦心，因为当时已有几部诗集流行坊间。它们是歌德的《西东诗集》，浪漫派诗人威廉·弥勒的《一位到处漫游的林中小手遗稿中的诗篇》，乌兰的《诗集》。要想和这几部诗集竞争，若无特色，难以取胜。《诗歌集》发表后，深受读者欢迎，证明海涅的精选艺术确有过人之处。今天摆在读者面前的《诗歌集》也记载了海涅作为抒情诗人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在《青春的烦恼》里，诗人直接继承德国民间歌谣的传统，十四行诗则记载了海涅在波恩受教于奥古斯·威廉·施莱格尔的史实，《抒情的插曲》显示了自己诗歌形式和风格上的独创，其中民歌和威廉·弥勒具有民歌风格的诗作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略。放在《诗歌集》最后的《北海篇》第一第二组诗，是海涅当时阅读蒂克的诗作和福斯翻译的荷马史诗后留下的印记，为德国抒情诗提供了描写大海景色的典范作品。这本诗集中的各个组诗各具特色，显示了诗人海涅掌握诗艺的多方面才能，因而把《诗歌集》视为海涅的成名作并不过分。

《诗歌集》这艘“装璜得奇美无比”的“无害的商船”并未“驶入遗忘的海洋”，而《游记》这一系列战舰倒确实“使全世界大吃一惊，很不高兴”。《游记》第二卷在1827年差不多和《诗歌集》同时出版，其中包括《北海集》第三篇和被人称作海涅的《诗与真》（即：歌德的自传）的《思想——勒·格朗集》。海涅对这一卷的成功充满信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据说《游记》第二部分将于复活节在那儿付印。这一部分该成为一本极不寻常的书，引起很大的哄动。我必须赋予一些强有力的内容，《北海集》的第二分册（即第三篇——本书作者）将成为第二卷开篇，远比第一分册（指第一、二篇的总称——本书作者）书更有特色，更为大胆，你肯定会喜欢它。我在书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打开了一条崭新的航道。”（致摩西·摩色尔信1826年10月14日）

在同一封信里海涅接着也以同样肯定的语气，谈到他的自传性的作品《思想——勒·格朗集》：

“我在一篇自传性的片断里也尝试了那种纯粹自由的幽默。迄今为止我只显示了风趣、反嘲、变幻莫测的情绪，还从来没有显示过那种纯粹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幽默。这第二卷也得包含一系列北海之行的信札，我在信中可以纵谈‘天下万物和若干人等’。……”

海涅清楚地意识到，他写作《游记》是向旧社会开战。汉堡和柏林的经历，使得海涅懂得，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个人的幸福也无从谈起。作为犹太人，他本来就对社会政治问题比较敏感，自己遭到的挫折更证实了这些社会矛盾的存在。不经过彻底的变革，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拿起武器，必须战斗。“人们迫使我握起宝剑，可是，唉！我很清楚地知道，谁若挥舞宝剑，也将在剑下丧命。真的，我的地位从来就不利于把我培养成软绵绵的爱

情诗人——在我耳边总轰响着 *aux armes! armes!*（法文：拿起武器，武器！）的吼声。”（致克里斯蒂阿尼信 1826 年 11 月中）

海涅估计到《游记》第二卷会遭到禁止。“但是写出这本书来是必要的。在这不死不活、奴气十足的时代必须有所行动。我作了我该做的事情，使那些胸怀豁达的朋友感到羞愧，他们曾经表示要大干一番，现在却一声不吭。如果他们集合起来排成队列，那么最怯懦的新兵也会勇气十足，可是只有那个单枪匹马的人才表现出真正的勇气——我也预见到，国内善良的人们将会对我的书百般挑剔，吹毛求疵，倘若我的朋友们对这本危险的书籍缄口沉默，我也不能责怪他们。我知道得很清楚，若想对我的《思想一勒·格朗集》发表意见，必须是个没有国籍的人……”（1827 年 5 月 1 日致梵恩哈根信）

《游记》第二卷出版，的确轰动文坛。1827 年 6 月 9 日海涅不无骄傲地向他的朋友摩西·摩色尔这样报道：“我想，你会喜欢《思想一勒·格朗集》的。通过这本书我在德国赢得了一批追随者，名气大振。只要健康，我现在可以大干一场，我现在的声音响彻四方。你还会经常听到我的声音，像隆隆雷声打向那些扼杀思想的刽子手，剥夺最神圣权利的压迫者——我将在崇高学者云集的大学里获得一个异乎寻常的教授席位。”

还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海涅于 1825 年 6 月 28 日接受洗礼，放弃犹太教，改宗基督教。如他所说，他是把这张洗礼证书看成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换言之，他是希望通过这一行动，使他能够谋得法学博士可以得到的律师、法律顾问、法官等职位，使他在社会上谋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可是他的希望落空了，只有著名的出版家科塔男爵从慕尼黑向他发出邀请，请他担任《普通政治新年鉴》杂志的编辑。于是海涅在 1827 年 11 月动身前往慕尼黑就职。

慕尼黑巴伐利亚王国的首都。巴伐利亚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文化一向比较落后。这时巴伐利亚国王路特维希一世为了振兴巴伐利亚的文化，在1826年把大学从朗茨胡特迁到慕尼黑，并且从北方以优厚的条件延聘一批作家、学者到慕尼黑来任职。海涅听说这位国王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不觉心动，便决定毛遂自荐，向科达写了下面的这封信，请这位出版家代他向巴伐利亚国王求职：

“男爵先生！根据我昨天告诉您的情况来判断，您很容易了解，把我附上的三本书尽快地送到国王陛下手里，这件事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您如果去觐见国王，请您别忘了带上它们。如果您愿意向他暗示，这位作家的态度比他从前作品中所表现的要温和得多、善良得多，或许现在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也许对我大有好处。我想国王有足够的英明，定会视宝剑是否锋利，而不会根据它曾经用来行过善，还是做过恶来评定它的价值。

可是国王拒绝了海涅的申请，虽然没有说明理由，但显然海涅拥护法国革命，反对专制暴政的立场，早已被人视为异端。即使他已经受了洗礼，人家也不会忘记他的犹太血统。爱才如命爱的并非真正的人才，而是俯首帖耳的奴才。

这件事情曾经被人视为海涅一生中的一大污点，引起人们的严厉批评。可是弗朗茨·梅林却并未因此而大惊小怪。他只认为：“海涅一心想要获得一个职位，以便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这种渴望甚至使诗人在他革命的醇酒里掺进了一些水。他的敌人以此责备他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其实海涅采取这一行动，也可能是抱着姑妄一试的态度，抛出一粒问路的石子。他的政治立场并没有改变。1828年9月6日海涅给朋友摩西·摩色尔的信便是明证：

“在慕尼黑人们以为，我现在既然出入豪门贵族的厅堂，爱上了温婉可人的贵妇淑女——而且也为她们所爱，一定不再猛烈攻

击贵族。可是他们错了。我对人类平等的爱，我对僧侣的恨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我为此几乎变得思想片面了。——可是若想行动，必须思想片面。德意志民族和摩色尔就是因为考虑问题全面永远也不会采取行动。”

幻想破灭，倒反而使海涅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因此当 1830 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后，海涅便决定到革命圣地巴黎去朝圣，自愿走上流亡的征途，义无反顾地去国离家。谁知这一别竟是漫长的流亡岁月，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漂泊异乡。

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尤其在被称为“太阳国王”的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巴黎不仅是法兰西王国的首都，也是欧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法国大革命以后，虽然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反动势力时有卷土重来之势，可是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血与火的洗礼，法国人民已经觉醒，自由平等人权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市民阶级已经上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占统治地位，生产力大大发展，物质财富迅速积累对精神财富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于是巴黎便成为人才荟萃、群星辉映的文化名城。对此，歌德在和爱克曼谈话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请您设想一下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一个大国最杰出的人才全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在每天的交往、斗争和竞赛里互相切磋，彼此提高，世界上自然和艺术的各个领域里的精华都在那里成天供人公开观赏。请您设想一下这样一座世界大城：……一百多年来，经过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努力，已经有那么多聪明、智慧传播在巴黎城里，简直在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和它匹敌的地方。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巴黎集中了法国当时最著名的作家。因剧本《爱尔那尼》（1830 年 2 月上演）和《巴黎圣母院》（1831 年

出版)而蜚声文坛的雨果,差不多和海涅同时来到巴黎,并且在183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安蒂亚娜》而登上文坛的青年女作家乔治·桑,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创作篇幅浩瀚场景壮阔的《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在三十年代初以历史剧《克里斯蒂娜》、《安东尼》名噪一时的大仲马,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作家哥济埃,杰出的抒情诗人缪塞,还有丹麦作家,著名的童话集的作者安徒生,德国剧作家赫贝等人。文坛群星灿烂,乐坛百花争妍,因歌剧《魔鬼修士》而为人称道的法国喜歌剧作者俄贝,在交响乐方面进行大胆革新的作曲家贝辽兹,匈牙利作曲家、杰出的钢琴家李斯特,融合意大利、法国、德国歌剧不同风格之长的作曲家迈耶贝尔,德国作曲家华格纳,被称为钢琴诗人的波兰作曲家肖邦,都活跃在巴黎的音乐厅和歌剧院里。海涅说过:“谁要是在法国不能得到公众的普遍承认,就不能自诩拥有欧洲声誉。”

1831年5月19日海涅抵达巴黎,5月22日,巴黎《环球报》上便登出海涅到达巴黎的消息。这位《诗歌集》和《游记》的作者已经作为诗人名扬国外,巴黎文艺界对于这位来自莱茵河彼岸的诗人又好奇又热情。在异国他乡,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圈里,要想得到普遍承认,被人看成是平起平坐的一员,并非易事。许多诗人头上的光环只能在国内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到国外便黯然失色。德国诗人要被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同行所折服,更不容易。除了语言障碍,还有民族心理和审美趣味的差异。海涅不仅法语流利,而且机敏过人,他的诗文中表现出来的潇洒机智、幽默嘲讽,完全不像人们心目中沉重严肃、拘谨呆板的德国人的形象,更像塞纳河畔风流倜傥的法国诗人。因此海涅很快就进入了巴黎的文艺圈,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密切交往,建立友谊。

1833年6月海涅在巴黎认识了李斯特和安徒生,第二年11月,李斯特便写信给海涅,介绍他认识乔治·桑。这位争取妇女

解放，才气横溢的文坛新秀，当时正和法国诗人缪塞热恋，并且使波兰的天才作曲家肖邦为之倾倒。她和海涅一见如故。差不多就在这时海涅撰文严厉批评另一位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可是对乔治·桑却分外欣赏，两人初次见面便畅谈对爱情的看法。一个月后，海涅便赠送一册《游记》给乔治·桑，1835年1月8日海涅在给乔治·桑的信里说：“请您坚信，我无法表达，您是多么可爱，多么值得赞赏，就像天仙一样……”与此同时海涅和缪塞、肖邦也成为朋友。1838年8月13日肖邦带一封乔治·桑的信给海涅，她不久就要离开巴黎。17日海涅写信给乔治·桑，向她表示好感：“您不知道我所有的不幸……我非常爱您，以我整个心灵……”22日乔治·桑回信，向海涅致以友好的问候和祝愿，作为来信的回答。1840年4月29日海涅出席乔治·桑的剧本《科西玛》的初次公演。海涅和比他小两岁的巴尔扎克也有深厚的友谊，他在《自白》中引证巴尔扎克的话，并且称他为“我的朋友”。巴尔扎克也把自己的作品献给海涅。贝辽兹在1833年10月底结婚时，海涅是证婚人。海涅对迈耶贝尔的歌剧所写的评论，使得这位作曲家声名大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圣伯夫撰文赞扬海涅的作品。

海涅在法国如鱼得水。法国的政治气候自然比德国自由，再加上他法语流利，毫无交际困难，因此很快就以他的聪明才智和进步思想而受人欢迎。1832年海涅向德国读者重点介绍法国的情况，积极投身到法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参加圣·西门主义者的会议，旁听法国议会的会议，出入巴黎上层社会的文艺沙龙，是银行家罗特希尔特男爵家的座上客，和流亡巴黎的激进主义者别尔涅过从甚密，和法国文艺界人士也交往密切，参观画展，于是在德国的《晨报》等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法兰西现状》和《论法国画家》等一系列通讯报道，在德国引起广泛兴趣和强烈反响。

1835年海涅发表重要的专论《论德国宗教的哲学的历史》和《论浪漫派》，向法国和德国公众介绍德国的宗教、哲学和文学，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海涅自己对他这部力作也相当满意。1835年10月11日海涅在给他的出版家康培的信里，关于《论浪漫派》一书这样写道：“我现在对这本书是满意的。我相信，书中没有一个薄弱之处。这本书很有用处，富有教益，同时又使人欢快愉悦。它将比作者寿命更长。”1832年6月，梵恩哈根通过门德尔逊/巴托尔蒂给海涅带去的信里写道：“在祖国对您天才的欣赏大为增长，而且现在还与日俱增，可是与此同时，您的政治方向和您的犀利言辞也激起强烈的仇恨和怨愤。”

海涅在法国越受欢迎，在德国便越受迫害。1832年12月6日《法兰西现状》出版，1833年2月1日此书便在普鲁士被禁，由于内容有明显的赞扬法国革命精神，自由气氛，间接批评德国现状之意。普鲁士政府敏感地觉察到，海涅进行这种文化交流的目的，始终是着眼改变德国现状，希望德国读者能受到启发和鼓舞，起而效尤。同年8月，普鲁士军官计划向海涅挑战，然后在决斗中把海涅杀死。我们只要从德国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鲁士政府和联邦议会对流亡国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采取的态度，就可看出他们如何害怕，而这些作品又是多么成功。1834年2月13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指示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鲁道夫·阿蓬依注意海涅的新作，并让他警告法国政府，要注意别尔涅、海涅的反政府活动。1835年12月10日德意志联邦议会决定禁止“青年德意志”的作品，海涅被误认为是其首领。11日海涅所有的作品在普鲁士被禁。1836年1月11日海涅作品在巴伐利亚被禁。反动政府的这一釜底抽薪的措施旨在断绝海涅的一切生路，置他于死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海涅1840年4月初通过梯也尔的斡旋，获得法国政府的年金，每年4800法郎，直到1848年。尽管如此，这位享有盛誉的

著名诗人在经济上依然不能独立。海涅在巴黎，不得不继续仰仗叔父的资助，这种状况使人感到非常屈辱。这是反动政府对他的恩赐。

对于海涅来说，雪上加霜的乃是来自同胞，来自战友的冷箭。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巴黎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涅租界颇有相似之处。德国流亡者中，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革命派、自由主义者，应有尽有。他们聚集在塞纳河畔的这座名城里，由于相互间的政治观点和个人品质性格的不同而互相斗争，激烈的程度有时竟比和他们共同的敌人——德国各邦的反动政府的斗争还更为激烈。德国流亡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激进主义者路特维希·别尔涅。别尔涅作为激进的革命家早已声名卓著，1837年2月12日，他在巴黎去世，有三千人为他送葬，他的故乡法兰克福至今还有一条大街以他的姓名命名。可惜这位犹太籍的革命家在政治上过于偏激。他把歌德和黑格尔分别视为“押韵的奴才”和“不押韵的奴才”，便是一例。在海涅初露头角时，别尔涅曾撰文赞扬以示赏识，等到海涅作为优秀的抒情诗人和进步的政论作家闻名遐迩之后，两人的关系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位心胸狭窄的激进主义者不能容忍海涅这个才气横溢的年轻诗人比他更受人欢迎和赞赏，他终于亲自撰文攻击海涅。1833年2月中，别尔涅在收进他的《巴黎来鸿》一书的《鲱鱼色拉》这篇文章里，对海涅发起猛烈的攻击。1832年5月中，海涅给朋友梵恩哈根的信里他就提到和别尔涅发生矛盾，并且树敌良多。他写道：“我现在和过去一样在这世上孑然一身，只不过敌人更多而已，——……我现在和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和平相处，即使我现在还没有解除武装，那还是由于那些蛊惑人心者的缘故，……这些人没有一点宽容的精神，如果我不跟他们一起疯狂，他们就不让我当护民官。迫使我逊位。……我们（海涅和别尔涅）……关系很坏，他对我进行了一系列雅各

宾党人的阴谋诡计，我把他当成一个疯子。”

海涅与别尔涅在政治上的不同观点以及别尔涅性格上的致命弱点促使海涅和别尔涅关系最后破裂。但是又有多少人看清了这两人之间矛盾的实质？海涅和别尔涅的争论以海涅在1840年发表《路特维希·别尔涅——一份备忘录》达到顶峰。海涅以他这部作品达到的唯一目的乃是招致更多的敌人，使他的名声大受损害，处境更为恶劣。追随别尔涅的那些德国流亡者乘机大肆鼓噪，竞相诋毁海涅。海涅在给出版家康培的信里（1835、10、11、）写到这些在法国的德国流亡者：“在巴黎的德国人是一帮无赖，我不愿和他们来往。”这种状况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恶化，没有改善。

四十年代是欧洲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时代，海涅写了一系列政治诗歌。为1848年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有谁知道，这位战士是带病作战，负伤战斗啊！海涅从青年时代起，便受头痛病的折磨，因此几次到北海浴场疗养。到了四十年代，海涅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照理应该年富力强，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却越来越糟。1843年4月12日海涅在给弟弟马克西米利安·海涅的信里已经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左半身没有感觉，左眉处感到有一种重压，左眼视力减弱。1844年11月海涅在给妹妹夏绿蒂的信里提到：“脸部麻痹日益严重。”1844年9月20日致代特莫尔特：“一个眼睛，左眼已完全闭上，另一眼，右眼，看东西模糊。”但是他“干了很多工作”。他几乎一直是在受疾病折磨，与疾病搏斗的情况下从事写作，进行斗争的。就在他写信给妹妹的同时，他在写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四个月後，海涅变成革命民主的报纸《前进报》的同仁。在今后几个月里，海涅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诗和政治讽刺诗，6月，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7月10日海涅便在《前进报》上发表著名的《西利西

亚纺织工人》一诗，声援起义工人，猛烈抨击反动的普鲁士政府，8月这首战斗诗歌变成传单在德国广为传播。

1845年海涅的病情更为严重，5月5日他在致劳伯的信里写道：“我一直几乎像是瞎子，我的状况日益恶化。”6月14日致孔彻信：“我此刻是半失明状态。”24日致母亲信：“我最近……身体坏极了……我一个眼睛完全闭上，另一个眼睛也正在闭拢。我几乎看不清我自己的字迹。麻痹仿佛一个铁圈，压迫着我的胸部。”9月1日致函康培：“病情恶化，口腔完全麻痹，咀嚼和吞咽困难，我也消瘦得可怕，常常晕厥。”海涅的病重自然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1846年9月14日海涅的年轻朋友弗里特里希·恩格斯代表被驱逐出巴黎的另一位年轻朋友卡尔·马克思去探望海涅。外界盛传海涅已经送进巴黎的一家疯人院，几家报纸登出海涅去世的消息。以讹传讹，连海涅的朋友劳伯也为海涅写了一篇悼词，可是海涅自己却并未放弃战斗。他在1845年7月21日致康培的信里写道：“虽说眼疾还伴以上身的麻痹，……我保持着人全部精神的活跃，我想得很多。”1846年2月1日给弟弟古斯塔夫的信里写道：“脸的三分之二，包括嘴，已麻痹，但是我还是充满了生活的勇气。”1846年9月1日他在给康培的信里写道：“我的精神清晰甚至富有独创性。”他就是在身体极为虚弱、病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创作了他的一部重要的长诗《阿塔·特洛尔》。1847年1月初，《阿塔·特洛尔》出版，4月初《阿塔·特洛尔》便在奥地利被禁。4月5日在法国的《和平民主》杂志上发表了《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一诗的译文，译者称它为“德国工人的马赛曲”。1847年9月20日，海涅在给朋友的一封法文信里，谈到自己的病情：“我的病情变得难以忍受，麻痹也达到了双脚、双腿和整个小腹，不出半个月我就根本无法走路了。”1848年4月26日他给康培的信里说：“几周以来我比任何时候都病得更加厉害……二十天以